

# 舞在敖德萨

[乌克兰诗人] 伊利亚·卡明斯基 著

明迪 译







**诗人简介：**伊利亚·卡明斯基（Ilya Kaminsky）1977年出生于原苏联（现乌克兰）敖德萨市的一个犹太家庭，4岁失去听力，12-13岁开始发表散文和诗（以俄语写作），出版过小诗册《被保佑的城市》。青少年时代对他具有影响的两个历史事件是邻国摩尔多瓦的独立战争和苏联解体。原苏联解体之后排犹浪潮掀起，1993年他全家得到美国政府的政治庇护，16岁的他以难民身份来到美国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1994年父亲去世，他开始以英语写作，“以新的语言来悼念父亲”。2002年小诗册《音乐疗法》一问世即获得好评。2004年出版第一本诗集《舞在敖德萨》（包含音乐疗法），引起诗坛轰动，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和罗伯特·品斯基等知名诗人纷纷为其背书，再版五次，出版社今年以其中部分诗选推出手工制作的限量版英俄双语纪念诗集《作者的祷告》。卡明斯基毕业于乔治城大学，2004年在加州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后辞去全美移民法律中心的工作，目前是加州圣地亚哥公立大学副教授，教世界文学、诗歌创作及翻译，主编《国际诗刊》。获得过的荣誉包括美国《诗刊》露丝·李莉诗歌奖金（Ruth Lilly Poetry Fellowship），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的麦卡夫

奖（Metcalf Award），Tupelo出版社的Dorset诗集奖，怀丁作家奖（Whiting Writer's Award），蓝南基金会（Lannan Foundation）的文学奖金等。俄语诗在意大利获得过Bunko Poetico奖。卡明斯基的第二本诗集《聋子共和国》还未正式出版已获得几项诗歌奖，并以小诗册形式在荷兰先行出版。

伊利亚·卡明斯基  
舞在敖德萨



诗集简介：英文版初稿于 2001 年获得美国《诗刊》露丝·李莉诗歌奖金（Ruth Lilly Poetry Fellowship），2002 年底获得美国 Tupelo 出版社的 Dorset 诗集奖，2004 年初在该出版社正式出版，被《ForeWord 书评》评为 2004 年年度最佳书籍（诗歌类），2005 年获得美国艺术与文学院（Whiting Writer's Award），以及著名的怀丁作家奖（Whiting Writer's Award），2008 年又获得蓝南基金会（Lannan Foundation）的文学奖金。该诗集已再版五次，卖出一万本，并已被译成西班牙语，法语，俄语，罗马尼亚语，波斯语及荷兰语。

中文译者推荐语：

《舞在敖德萨》（英文原文版）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奇迹，罕见的纯正，清澈，让你一眼看到自己的童年，奇妙的人称/视觉转换让你心跳，这些诗既具有深刻的人文意识又如梦幻一般，带着你冥想，并具有一种穿刺心灵的震撼力，读过之后让你会再也不堪忍受平庸之作——空洞的抒情，乏味的叙事或说教。抒情与叙事绝不矛盾；哲学，请你离开诗歌；口语绝非口水；下半身其实从脑部的中枢神经顶端开始。诗歌起于语言，但绝不止于语言，这本诗集让你看到语言可以多么纯洁，纯洁到修辞不留痕迹，简单与复杂在用一个地平线上，让你在最简单最直接的语言中看到诗歌的高度与难度，让你敬畏天赋，敬畏诗歌的想象力——对，是诗歌的想象力，好的诗人就是那些会放风筝的孩童，带领你去无数个天空遨游，在不同时空里穿梭。《舞在敖德萨》中译本将以电子版和其它非传统模式出现，读一半你就会知道我上面在说些什么，读完之后会更加欣赏其他优秀诗人的美妙之作——因为它高贵而不排斥高贵的同类——此刻我正在翻译另一位让我神魂颠倒的诗人，难以自拔。（明迪）

# 目录

## I. 作者的祷告

## II. 舞在敖德萨

舞在敖德萨

赞美笑声

大师

玫瑰姑姑

母亲的探戈

美国游客

舞在敖德萨

## III. 音乐疗法

（致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哀歌）

音乐疗法

举杯

## IV. 纳塔利娅

## V. 旅行音乐家

旅行音乐家

向友人告别

保罗·策兰

保罗·策兰

给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挽歌

约瑟夫·布罗茨基

伊萨克·巴别尔

伊萨克·巴别尔

玛丽娜·茨瓦塔耶娃

玛丽娜·茨瓦塔耶娃

## VI. 赞美

附录：

“当我失去听力，我便看见声音”

——伊利亚·卡明斯基诗歌翻译笔记

“我没住在俄罗斯，而是住在童年”

——伊利亚·卡明斯基访谈

书前：

诗人简介

诗集简介（附原文版封面）

中文译者推荐语

书后：

评论摘要

诗人近照（译者摄）



译者简介

## 作者的祷告

如果我为亡者说话，我必须离开  
我身体里这只野兽，

我必须反复写同一首诗，  
因为空白纸张是他们投降的白旗。

如果我为他们说话，我必须行走于我自己的  
边缘，我必须像盲人一样活着，

穿行于房间  
而不碰倒家具。

是的，我活着。我可以过街，问“今年是什么年？”  
我可以在睡眠中舞蹈，

在镜子前笑。  
甚至睡眠也是一种祷告，上帝，

我将赞美你的疯狂，  
以一种不属于我的语言，谈论

那唤醒我们的音乐，那  
我们游动于其中的乐曲。因为无论我说什么

都是一种请愿，我必须赞美  
最黑暗的日子。



舞在敖德萨



## 舞在敖德萨

在一座被鸽子和乌鸦联合统治的城市，鸽子盖满了主要地区，乌鸦占据了市场。一个耳聋的男孩数着邻居后院里有多少只鸟，然后造出一个四位数号码。他拨打这个号码，在线路上对着声音表白他的爱。

我的秘密：四岁时我耳聋了。当我失去听力，我便看见声音。在一个拥挤的电车上，一个独臂男人说我的生命会与我祖国的历史神秘地联在一起。但我的祖国不见了，它的公民在梦中相遇，选举。他没有描绘他们的面孔，只有几个名字：罗兰，阿拉丁，辛巴达。

## 赞美笑声

那里的日子弯曲又伸直，  
在一个不属于任何国家  
只属于风的城市里，

她以白杨树的语言说话——  
她说话时耳朵颤动。我的玫瑰姑姑  
为理发店和药店写赞歌，

灵魂行走于双音步上，有灵或无灵，一个孩子的供给制，  
她爱街头音乐家，她知道  
我祖父写的讲义，有关国家对云彩的

需求与共给：  
国家宣判他为人民公敌。  
他兜着西红柿追赶火车，

他在我家房子前的桌上裸身跳舞——  
他身材矮小，我祖母被强奸了，  
被公共审判员用钢笔插进了阴道，

那支钢笔给人们判了二十年。  
但在秘密的愤怒史中——一个人的沉默  
活在其他人的身体里——我们跳舞而不至于倒下，

在医生与审判员之间：  
我的家，敖德萨的人们，  
女人挺着丰乳，老人天真如孩童，

我们所有的文字，成堆的燃烧之羽，  
随着每一次复述而升起，升起。

## 大师

什么是记忆？使身体发出亮光的東西：  
摩尔多瓦的苹果园和一所被炸毀的学校

*学校被轰炸时，禁止悲伤*  
——我此时写下，感觉到身体的重量：

尖叫的女孩，347的声音  
一位救护她们的医生，双手

困在墙下，他的孙女在附近死去——  
她低声喊着 *我不想死，我吃过这样的苹果，*

他看着她的嘴，如同盲人读唇语，  
他呼叫：*我就在窗户旁，我*

*正在求助！*说着，  
他不能停止地说着，黑暗中：

他对勃拉姆斯说，对肖邦说，他使他们安静下来。  
一个医生，是的，任何窗口

构成他的生活，外面：西红柿在生长，云朵穿梭，我们  
曾经活着；一个被捆住的手臂上有鸚鵡纹身的医生，



看着孙女的颧骨  
不再属于她，带着手术的精确

缝线痛苦和优雅：  
两天过去了，他呼叫

于窗口（没有窗户），救援  
到达时，他说起肖邦，肖邦。

他们切断他的手，护士说他“还不错”  
——在我的梦里：他站着，给鸽子喂面包，被鸽子

围着，鸟在他头上，肩上，  
他呼喊你什么也不明白！他正

呼吸着睡去，城市在睡，  
没有这样的城市。



## 玫瑰姑姑

穿一件士兵制服，一双木鞋，她跳舞，  
在日子的两头跳舞，我的玫瑰姑姑。  
她丈夫救出一名孕妇

从一间燃烧的屋子里——他听见笑声，  
在每一天的小炮火里——那场大火中  
他的生殖器被烧毁了。我的玫瑰姑姑

领养别人的孩子——他们哭的时候她弹舌头，  
八月拉开夜幕，一个又一个夜晚，  
我看见她，手指间夹着粉笔，

她在空黑板上写课文，  
手指移动，黑板仍然是空的。  
我们住在海边的城市，但还有

另一个城市在海底，  
只有当地的孩子们相信这个城市存在。  
她相信他们。她把她丈夫的照片

挂在公寓的墙上。每个月  
挂在不同的一面墙上。我看见她在照片旁，锤子  
在左手，钉子在嘴里。  
她嘴里是野大蒜的味道——

她穿着睡衣朝我移动过来，  
同我争论，同她自己争论。  
傍晚是我的证据，这个傍晚

她用手蘸，蘸到肘部，  
夜晚在她肩上睡眠——她的肩膀  
被睡眠圆润。



## 母亲的探戈

我看见她的窗户在雨中敞开，窗内挂着衣服——  
为了我的生日，她像一匹小白马忙得团团转，  
七层楼上的一匹小白马。

“这个放在什么地方？”“阳台上！”  
马在阳台上嘶鸣了九个星期。  
在我生活的中心，母亲舞着，

是的在这里，如同在童年，母亲  
描述幸福的阶段——  
她说起香皂，

在一大堆茶碟和毛巾之间，  
她动作飞快——其实她没动，  
只是开门，关门。

但什么是幸福？阳台上的一匹马！  
我母亲的过去，是她穿在肩上的披风。  
我画一个轴，穿过下午

去看她，六十岁了，向一门外语求爱——  
年轻，不年轻——我的母亲  
在七楼上驰骋一匹马。

她变成一个陌生人，展现她自己，打开  
已经关闭的，关闭已经打开的。



## 美国游客

在一个海藻城市，我们在屋顶上跳舞，我的手  
放在她乳房下。从一天中  
减去一天，我将这个女人的脚踝，

加在我赎罪的日子里，她的下唇，她脸上的前骨。  
我们整个夜晚做爱——  
我给她讲故事，它们在雨中的仪式：幸福

是金钱，是的，但仅仅是最小的硬币。  
她要我祈祷，鞠躬  
向着耶路撒冷。我们向左边鞠躬，我看见  
两家面包店，一家鞋店；草堆的气味，  
马和干草的气味。当摩西  
砸碎西奈山上的神碑时，富人

选择刻有这些字的碎片：  
“通奸”，“杀人”，“盗窃”，  
穷人只拿到“没有”“没有”“没有”。

我吻她脖子后面，手臂的后面，  
这个女人，她的遗忘是对抗遗忘的策略，  
赤裸在胶鞋上，她跳起华尔兹，

甚至连她的猫也跳起华尔兹。

她说：“我们身体内所有的音乐都是记忆”——  
但我不懂英语，我舞动着，

坐下，她伸直，  
弯曲，又伸直，音乐颤动  
她手中的颤抖。

## 舞在敖德萨

我们生活在未来的北面，日子以孩子的签名  
打开信笺，一枚桑果，一页天空。

我祖母从晾台上  
扔西红柿，她掀动想象，如同  
从我头顶扯起一床被毯。我画  
我母亲的脸，她知道  
什么是孤独，她把死者同党派一样藏于土地里。

夜晚为我们解衣（我数它的  
脉搏），我母亲跳起舞来，她用桃子，  
烤制的食物，填满过去。对此，我的医生笑了起来，他的孙  
女  
抚摸我的眼睛——我吻

她膝盖的背后。城市在颤抖，  
一只鬼船出航了。  
我的同学为犹太人取了二十个名字。  
他是天使，他没有名字，  
我们摔跤，当然啰。我祖父坐在拖拉机上

与德国坦克对仗，我提一满箱  
布罗茨基的诗。城市在颤抖，  
一只鬼船出航了。



夜里，我醒来小声说，是的，我们曾经活着。  
我们曾经活着，是的，别说那是一场梦。

在当地工厂，我父亲  
抓起一大把雪，塞进我嘴里。  
太阳开始了日常叙述，  
染白他们的身体：母亲，父亲，舞着，移动着，  
黑暗在他们身后述说。  
这是四月，太阳洗刷着凉台，四月。

我复述我的故事，光线侵蚀  
我的手：小书本，去那个城市吧，不要带着我。



# 音乐疗法

[致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哀歌]





[一位现代奥菲斯：他被送往地狱，再也没有返回，他的遗孀搜遍了地球六分之一，她紧紧抱住装满他诗歌的碟子，夜里背诵，以防止愤怒女神带着搜查令发现了它们。]

当这页纸上仍然还有一些光线时，  
他带着妻子穿着陌生人的外衣逃跑了。  
衣服上有些汗味；  
一只狗在追踪，  
舔他们走过和坐过的地面。

在厨房，在楼梯，在马桶上，  
他将向她展示通往沉默的路，  
让收音机自言自语。  
他们关掉灯，做爱，  
但邻居有望远镜，  
而他也看，灰尘落在眼皮上。

这是 1930 年：圣彼得堡是一只冰冻的船。  
大教堂，咖啡馆，他们搬迁到  
涅夫斯基大道，因新政权  
找他们的茬。

[在克里米亚，他召集富有的“自由派”，对他们严厉地说：在审判日，如果他们问你是否理解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就说“不”。是否喂养了他？——你必须回答“是”。]

我大声朗读我在地球上的生命之书，  
然后坦白，我爱柚子。  
厨房里：人们举杯，  
品尝伏特加；香肠。  
我，一个穿白衬衣的男孩，用手指  
蘸甜蜜。母亲为我擦洗  
耳根。我们说了许多  
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是八月，  
八月！树上的光影，充满愤怒。八月  
将语言填满我们的手心，闻起来像烟熏。  
此刻，记忆，倒啤酒，  
把盐撒在杯口，给我写信  
的人，拿去你想要的吧：  
一枚金色的硬币，置于我舌头之上。

（云彩的弟弟走来，  
他穿深绿色的裤子，未刮胡子。  
大教堂里：他双膝跪下，祈求“幸福”！  
他的话语在地板上，死鸟的骨骸。）

我爱过，是的。我洗手。述说  
我对大地的忠贞。而此刻死亡，  
这美男子，正数我的手指。

我逃亡，被捕，再一次逃亡  
被捕，再逃

再被捕：在这首歌里  
唱歌的是一个瓷娃娃。

诗歌就是自我，而我抗拒  
这个自我。在别处：

圣彼得堡像一个迷失的青年  
站立在那里，

它的教堂，船只，绞刑架，  
加快我们的生命。

[1924年夏天，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带着年轻的妻子来到圣彼得堡。娜杰日达正像法国人所说的“可爱而迷人”。一个偏执狂？他当然是。他把一个抱怨他没有发表作品的学生掀倒在楼梯上，吼到：萨福发表过？耶稣基督发表过？]

诗人是一种声音，我说，就像伊卡洛斯  
坠落时自言自语。

是的，我的生命如风中的碎枝  
击打北方的大地。  
此刻我写一部雪的历史，  
灯光沐浴着  
划过纸面的船只。

但在某些下午，诗共和国开启，  
我害怕没有生活过，死了，没有活够，  
以将这狂欢化为元音，倾听  
清晰的圣经般的演说拍打出浪花。

我读柏拉图，奥古斯丁，读他们音节中的孤独，  
而伊卡洛斯不停地坠落。  
我读阿赫玛托娃，她丰韵的重量将我绑在大地，  
山坡上的坚果树呼吸着  
干燥的空气，日光。

是的，我活过。国家把我的脚吊起来，我看见  
圣彼得堡的女儿，天鹅，  
我学会飞鸟阵列的语法，  
永远落在普希金大道，而记忆  
坐在角落里，用海绵将我擦掉。



我犯过错，是的，我在床上  
将政权与我的女友  
相比较。

政权！一只傲慢理发师的手  
在肌肤上剃干净。  
我们大家围着他欢快地跳舞。

[他坐在椅子的边缘，大声梦想美妙的晚餐。他不在办公桌上，而在圣彼得堡街头，写诗；他热爱这样的意象：公鸡用他的诗撕开雅典卫城墙下的夜晚。关在牢里时，他拼命在门上敲打：“放我出去，我生来不是坐牢的。”]

生命中有那么一两次，一个男人  
像苹果一样被掰开。

剩下的是声音  
撕开他的身体

一直撕到中间。  
我们看见：淫秽，惊骇，泥土，

但有种形式的快乐  
总是  
多于一种沉默。



——在此地与涅夫斯基大道之间，  
岁月，鸟儿一般地，伸展，——

为他祈祷吧，  
那为面包和土豆而活着的人，

一群狗在每一条街上  
背诵他的诗。

是的，数一下“三月”，“七月”，  
用一根线把他们织在一起——

是时候了，上帝，  
用这些词语紧紧压住你的沉默。

\*

——故事是这样说的，一个人逃亡  
又被抓进

夜晚的书写里：  
做爱之后，他坐在

厨房的地板上，睁大眼睛  
讲述上帝的空虚，

而我们就是由这样的意象构成的。

——他失业了——在银餐具

和灰尘中，亲吻  
妻子的脖子，直到她肚子抽筋。

人们会想到一个小男孩  
用舌头将音节

铺展在女人的皮肤上：这些诗句  
完全由哑音缝起。

[娜杰日达从书上抬起头来说：奥西普、阿赫玛托娃和我站在一起时，曼德尔施塔姆突然欣喜地融化了：几个小女孩从我们身边跑过去，想象她们自己是马。第一个停下来，不耐烦地问：“最后那匹马在哪里？”我抓住曼德尔施塔姆的手，不让他走过去；阿赫玛托娃也是，感觉到危险，低声说：“不要跑开了，你是我们最后的马。”]

——我死去时，赤脚走遍我的祖国，  
在这里冬天筑起最强大的  
孤独，拖拉机闯进半人半马王国，  
驰骋于白话语言：  
我二十三岁，我们生活在茧中，  
而蝴蝶交配。  
奥西普把手指伸进火里；

他早起，穿着拖鞋  
四处走。他写诗很慢。祈祷者们  
在屋里倒下。飞蛾  
在窗外看他。当他的舌头  
划过我的皮肉，我看见  
他的脸在下面，  
我看见痛的清晰  
——娜杰日达如是说，  
她站在橙色的光线里，  
双手安详，自言  
自语：  
*亚伯拉罕、伊萨克、雅格布的神啊*  
*在你的善恶尺度上，*  
*放一盘温暖的食物。*

\*

我丈夫从沃罗涅日  
回来时，嘴里  
藏着一只银勺——  
  
他梦到，  
独裁者沿着涅夫斯基大道跑  
像狼一样追踪他的过去，  
一只睁眼睡觉的狼。  
  
他相信人性。他无法

将自己从圣彼得堡中  
拉回，治愈。他在心里默诵  
死者  
的电话号码。

哦他低声说！——  
未说出的话语变成岛屿的痕迹。  
他煽了托尔斯泰  
一耳光，好啊。

他们抓走我丈夫时，每一个字  
都消失在书本里。  
他们看着他  
说话，元音上有牙齿的印记。

他们说：*你必须让他独处，  
因为他背后  
已有石砖囤积，落下。*

[奥西普有着浓密的睫毛，直到他面颊的中央。我们走在普利西斯坦卡大街上，谈论什么我已记不清。我们转到果戈理大道，奥西普说，“我已为死亡做好准备。”他被逮捕时，他们搜索诗，弄得满地都是。我们坐在一个房间里。墙的另一边是一个邻居家里，有人在弹夏威夷吉他。我亲眼看见搜查者发现了《狼》，拿到奥西普跟前。他微微点头。离开时他亲吻了我。他是在早上七点钟被带走的。]

在视野的每一个尽头，曼德尔施塔姆  
站立着，手里捏着土块，扔向  
路过的行人。你会认出他的，主说：  
——他讨厌沙皇村，  
马雅可夫斯基说：“别念你的诗了，你不是  
罗马尼亚交响团。”  
和谐是什么？它纠结  
又被解开；娜杰日达说，雪落进她身体里，  
她听到全身都是小鸡的声音。

娜杰日达，她的是与否总是难以  
分辨。她跳舞，裙子卷在大腿间，  
光线加强。  
在每个房间的  
四个角落里：他与她做爱，耳垂，眉毛，  
日子编织成结。  
他穿过她的厨房，抚摸家具，  
头上有一个小螺旋桨

随着他说话而转动。室外，  
一个小男孩对着树撒尿，一个乞丐  
训斥他的猫——那个 1938 年夏天——  
墙壁热烘烘，日头打在  
城市的砖墙上，  
“这个爱屈服于威权的城市。”

在每一个视野的尽头，他用牛奶擦她的脚。  
她敞开身体，躺在他腹部。  
我们将在圣彼得堡相见，他说，  
我们已把太阳埋葬在那里。

## 音乐疗法

他的名字是奥西普（Osip），但不知是出于开玩笑还是假装，我们叫他奥维德（Ovid）。故事是这样的，奥维德是玫瑰花盗，夜间从公园里偷走十二支玫瑰，藏在外套里，然后清晨在火车站出售。奥维德偷走了总督大人的外衣后，名声大震，然后卖给市里的首席法官。而在法官家里偷走马，又回来卖给总督，并提到他看见法官穿着偷来的外衣。总督给偷来的马装上马鞍，飞驰到合法主人那里要回自己的宝贵财产。至于奥维德，他移居阿根廷，成为一名厨师。汤在罐子里煮过了头，罐子上刻着“痴迷”，他在炉灶与桌子之间为自己唱歌催眠。

### “冷薄荷-黄瓜汤”

两汤勺黄油

一杯纯酸奶

一枚洋葱（切碎）

一个大蒜

三根黄瓜（切片）

两汤勺米粉

两杯鸡汤

两汤勺新鲜薄荷（切碎）

盐和胡椒

让黄油在煎锅里融化，加上大蒜，洋葱，黄瓜，炒至软。倒进汤里搅拌，煮沸，做成原汤。同薄荷与尖椒一起搅拌。上菜前与酸奶搅拌。混合。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奥维德会说。我摇摇头，不用了，谢谢。“哈，一个浪漫的男孩带着一颗赤裸的心！你从未被埋在土里，或被当作味美的祭品肉让人品赏！听这个故事——

我叔叔 50 多岁时生病了，他的两个兄弟拿着“日子清单”走街串巷，他们请邻居们捐出自己生命的一天或两天，并在旁边签名。他们问到一位年轻的邻家女孩纳塔利娅，而她偷偷爱上了他，她写道：“我把剩下的所有日子都给你”，然后签字。甚至连他的两兄弟都试图说服她收回，他们大声说出理由，她就是不听。“我剩下的全部生命都给你，”她说。“这是我的心愿。”

第二天早晨，我叔叔脸上带着笑容站了起来，中午，人们发现女孩的身体已在她满是汗水的床上气息奄奄。冬天过去了，然后又是一个冬天。男人周围的朋友都开始死去，他埋葬了自己的兄弟。他憎恶他的存在。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在市场看到他，用拇指尝水果，买一个桃子或梨，喃喃自语。他只跟孩子们说话。一天晚上，他说仿佛听到一种遥远的音乐。惊讶之中，他明白了——那天是纳塔利娅的婚礼当日，合唱团在咏唱，而她没有机会了。一年后，读《塔木德》经书时，他在一页中间停下来，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主啊，他低声说，她的婴儿今天出生——一种她永远也无法知道的幸福。她的生命，一小时一小时，在他眼前蒸发。他又一次听到音乐，猜想这是否是她的第二次婚姻，或她女儿的早

婚。多少次他在夜间醒来，请求上帝赐予他死亡，但他活着。我们看到他，每个星期天的早上，在市场，买水果，仔细数零钱。七月的一天，他从口袋里掏硬币买李子时，猛然拼命地揉胸口。他在人行道上坐下来，低声说，他突然听到某人致命的尖叫声。我们明白了。

## 举杯

如果你愿意，这将不是梦想。

——西奥多·赫茨

尔

十月：葡萄像女孩的拳头悬垂，  
醉于她的祷告中。记忆，  
我耳语，保持清醒吧。

我的静脉中  
长音节收紧绳索，雨坠下来  
直接来自十八世纪  
意第绪语或一个更深的语言，这期间  
想象是唯一的词语。

想象！一个年轻的女孩跳着波尔卡舞，  
毫无惧色，被主的死神出卖  
（或者当弥赛亚推迟时，他躲在  
床下）。

在我的国家，夜晚带来雨水，  
白杨树变成青铜色，光线照在这些纸页上，  
我，还有我父亲，  
无法描述你的梦，从杯中  
饮我的沉默。





纳塔利娅



## 纳塔利娅

她的肩膀：给夜晚的咏歌，多么大的野心。

我发誓要教会她骑马，我们将去墨西哥，安哥拉，澳大利亚。我要她想象我们在敖德萨的可耻日子，我们将开一个小糖果店——除了她的情人和我的邻居（他们大把地偷奶油巧克力），我们别无其他客户。在一个空旷的商店里，在货架之间跳舞，与糖衣核桃，干康乃馨，一盒一盒蘸着蜂蜜的薄荷与樱桃，我们将彼此耳语，讲述我们最真实的故事，因为幻想是我们的习惯。

她膝盖背面：一片受到保佑的领域，我把希望寄于那里。



我打开《哀怨集》时，夜之网铺开，  
我爱的女人从停车场冲出来。  
“你会跑掉的，”她说，“我已经  
看到了：火车站，湿滑的地面，一个座位。”

我叫她别管我，童年时  
男人们举着旗帜过街  
对她说：别管我们。  
仿佛他们被赋予权力，其实没有。

她带着激情反击，举起手，  
插进我的头发。我右侧藏着一个疤痕，  
她用舌头穿过去  
然后含着我的乳头睡去。

而纳塔利娅，在我身边，翻着书页，  
发生与未发生的事  
必须轮流说，轮流唱。  
我的编年史，纳塔利娅，我给你两杯空气，  
你把小指蘸进去，舔干。

---

这首诗是这样开头的：“一月末，黑暗，手写于树上。”我对她说话时，她坐在镜子前，梳头。水从她的

头发中倾泻，树叶落下。我脱去她的衣服，舌头滑过她的肌肤。“土豆！”她对我说，“我闻起来像土豆！”我用手指触摸她的嘴唇。

我遇见她的那一夜，拉比唱歌，又叹气，  
神的嘴唇在他额头上，他怀抱五部托拉。  
——我解开她的丝袜，担心

我已停止了担心。  
她睡我床上——我睡椅子上，  
她睡椅子上——我睡厨房，

她把拖鞋留在我浴室，我的托拉里，  
她的拖鞋，在我说的每一句话里。  
我说：我爱的人们——死吧，衰老，重生。

但我爱你床单的固执！  
我咬它们，品尝床单——  
枕头和枕套的甜蜜机制。

一个严肃的女人，她不穿衣服  
跳舞，盖住能够盖住的地方。  
我们一起躺在“赎罪日”，这个选择归咎于错误的神，  
  
书本里的人，这本书被另一本撕破。

---

我会停止，我会停止在大脑里引用这些诗。她喜欢这样。她举着抗议标语的标语。每天晚上，她给我啤酒和

酿青椒。她在一盒磁带上——说呀说呀说。一个按钮使她静下来。但她说的话上升到我肩头，我眉头。

“让我吻你，在你肘部内侧吻，  
纳塔利娅，细心的姐姐”  
——他诉说着感激，说话时

手指颤抖。  
她解开他裤子上的两个按钮——  
学习两种语言：

一个是脚踝，一个是记住。  
或许她认为屋子里有一个  
衣冠楚楚的男人是坏运气。

她用一支眉笔，画  
他的胡子：这使她  
想去抚摸他但却没有。

她掀开她的长袍，  
关合，掀开，再关合，  
她低声说：过来吧，小紧张——

他踮起脚尖跟在她身后。

---

“我不需要一个犹太教堂，”你说，“我可以在我的身体内祷告。”你不盖被子睡觉。我无法辨别哪是抵达，

哪是出发。你在我两次回避的语言中说话。你打开所有门时，大叫，然后沉默地打开每一扇门。  
另一个人也在这页纸上，写着。我想比她更快速地移动手指。

我们相爱，八年过去了。  
八年。我小心解剖这个数字：  
我们与三只猫住过五个城市，

见证一个男人如何隐形地变老。  
八年了！八年！——我们在地板上  
冰鲜柠檬伏特加，在柠檬皮之中。

每天晚上，我们站起来，看自己：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跪下来，低声喊“上帝”，  
一个词语，灵魂将它毁灭才能看清。

活着多么神奇！集市上下雨了，  
我的手指下雨，她敲打着抑扬格  
在我们最大的砂锅背面，

我们唱着，*甜蜜*的美元啊，  
为什么不在我口袋里？

---

（突然间）生活的愉悦进入我。公园里，她只在杏树下  
跳舞，一个戴眼镜的好奇的女子，她的野心局限于杏

树。我写道：“握紧，我的心脏，我要装傻，我要擦拭每一天的灰尘硬币。”她读到这里笑了，我从她肩头看过去。我将夜晚的时钟设置到与她的声音节奏一致。



## 尾声

“你会在从雅尔塔到敖德萨的船上死去”

—— 一位算命先生，1992

年

是什么将我捆绑于这大地？在马萨诸塞州，  
鸟儿强行飞入我的诗行——  
大海重复，重复，重复着。

我祝福从雅尔塔到敖德萨的船只，  
祝福每一位乘客，他的骨头，他的生殖器，  
保佑他身体里的天空，  
天空，我的药，天空，我的国家。

我祝福海鸥的大陆，它们有序的争执。  
风，我的主人  
坚信杨树和燕子的快乐，——

保佑一个女人的眉毛，嘴唇，  
他们的盐，保佑她肩膀  
圆润。她的脸，一盏灯笼，  
我依此为生。

你可以看见我们，主啊，她是一个闭着眼睛跳舞的女人  
而我是与这个女人  
在床头柜和桌椅之间争论的男人。

主啊，请给我们你已经付出的。

# 旅行音乐家





## 旅行音乐家

一开始就是海——我们听见呼吸中的冲浪，确信我们的血管里有着海水。

一个以醉醺醺的裁缝、巨大的拉比墓穴、马帮和盗马贼闻名的城市，尤其是酿馅鱼和烤鱼。在敖德萨，语言总是涉及到手势——手一忙活就无法问路。我问过一次：一个人抱着两个大西瓜，一手一个。我问题一多，他脸就涨红了，哈，他想边说话边打手势时一个西瓜滚到地上。他没有失望，50岁的男人呆望着路边水灵灵的西瓜肉。他笑起来像我所知道的最严肃的孩子，他给我讲了个故事，有一个国家，在那里每个人都是聋子。



## 向友人告别

和尼古拉·扎博罗兹基 Nikolai

Zabolotsky

是的，每一个人都是一群鸟的灯塔，我把我的朋友  
写进大地，写进大地，写进大地。

在那里，一个甲壳虫人  
手举灯笼，向熟人致意。

你站在那里，戴白帽，穿长外套，  
拿着写诗的笔记本，

你为姐妹们带来野康乃馨，  
紫丁香花尖，刺和小鸡。

去吧，我边写边随着纸页  
翻开你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的步子。



保罗·策兰

他用手指，对着你的嘴  
写字。

他在灯光下看见泥土，风打的树，  
他看见草木此刻仍幸存，书页

如燃烧的田野一样刺目：  
光线。救赎。

他轻声说。词语留下土壤的味道，  
在他的唇上。





## 保罗·策兰

年轻时，他在工厂干活，但人们都说他看上去像古典文学教授，而不像工人。

他是一个俊美的男人，有着修长的身体，走动时有一种优雅和几何精准的混合。他脸上有笑容的痕迹，仿佛从未有其它情感触碰过他的皮肤。甚至在他50岁的时候，19岁的女孩子们还会在火车和电车上对他眨眼，问他要电话号码。

策兰死后七年，我看见他穿着旧袍子独自在卧室里跳舞，跳一步哼一句。他不介意成为我故事中的人物，以一种他从未学过的语言。那天夜晚，我看见他坐在屋顶上，搜寻金星，背诵布罗茨基的诗句。他问他，他的过去是否真的存在过。

## 给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挽歌

简而言之，因字里行间的甜蜜  
已不再重要，  
你称为移居，我称为自杀。  
在标点符号后面，  
我发送纽约的飞扬之夜，将大道  
输入西里尔\*——  
冬天缠绕词语，将雪抛向风。  
你，在一行未写出的句子中间，停下，  
流亡到比沉默还遥远的地方。

\*

我永久地离开了你的俄罗斯，诗句缝进枕头里，  
匆忙奔向我自己的训练，  
与你的诗行一起生活  
在一个自相矛盾的故事边缘。  
活在你的诗行中，在那里船帆升起，海浪  
用每一个元音敲打城市的花岗岩石，——  
书页自动开启，一个低沉的声音  
述说苦难，水。

\*

我们回到我们犯罪的地方，  
而不回到我们爱过的地方，你说；

你的诗是用奶水滋养我们的狼。  
我试图模仿你两年了。感觉像燃烧，  
并为燃烧而歌唱。我站立，  
仿佛有人向我吐痰。  
你会为这些木头句子感到羞愧，  
而我是如何地不去想象你的死亡，  
但它就在这里，将我的手置于火上。

\* “西里尔”为斯拉夫语的书写字母。（译注）

## 约瑟夫·布罗茨基

约瑟夫以当私人教师谋生，他什么都教，从工程到希腊文。他的眼睛睡惺惺的，很小，他的脸被一大片胡子主导，同尼采的一样。他语无伦次。你喜欢勃拉姆斯吗？我听不见，我说。肖邦呢？我听不见。莫杂特？巴赫？贝多芬？我听不清楚，请你重复一遍好吗？你会在音乐上有造就的，他说。

为了遇见他，我回到1964年的列宁格勒。街道魔鬼般的冷；我们坐在人行道上，他突然开口（一声干笑，一支烟）告诉我他的人生阅历，我们交谈时他的话变成冰柱。我在空气中阅读它们。

## 伊萨克·巴别尔

幸福是什么？伦勃朗，彼特拉克，  
光的仆人  
受鹅与杨树的保护。

伊萨克·巴别尔知道，他发明了一种沉默的文体，  
一个精准的人，他的沉默存在于  
别人的  
身体里。精准的人，

烟夹在耳后，喝酒  
与警察局长一起喝，借钱  
找情妇去借，写分行——  
困难——行与行之间有火。

他为他的生命做一份记录，  
我仍然在我的身体里，他称赞  
死者：高尔基，莫泊桑。  
疑惑的时候  
他们在他们画像前喝酒。

什么是幸福？几个故事  
让审查员上当。他不会像  
举烛台一样举起沉默，  
他对一个丑陋的女孩说：你是美丽的，  
你将行走于地球上空，平视前方。

## 伊萨克·巴别尔

没有神话：奥德修斯上吊自杀。荷马喝醉至死，一股泥土臭味。

巴别尔知道。“我是一个舞蹈教授，”他自我介绍，“我知道不同的舞蹈——波尔卡，探戈，弗拉明戈，欲望和极乐的舞蹈，有妻子或无妻子的舞蹈，”

“到处都是敖德萨，”他说，“但只有敖德萨舞动起臀部来比敖德萨更美。”他赤脚跳舞，以便能够“保护产品。”喝醉时，伊萨克会站在人行道上，叫出出租车。

“你有空吗？”他会问，打开门。

“有，”一个出租车司机会说。

“是吗？那么出来，去跳舞！”

一个疲惫的人，笑的时候，似乎他绝对是独自一人地球上。某些女人在大街上走过时，他会转过身来，安静地说，“她真是一块面包啊，多么温暖的面包。”

“你觉得玛丽娜怎么样？”我问过他很多次。

“我觉得她是一个美妙的女人！”

“真的吗？她总说你是白痴。”

“哦，也许我们俩都错了。”

多年来，我密封的嘴唇锁住他疯狂的醉人故事，他讲笑话时，我紧闭着嘴笑。

“伊萨克昨晚喝酒了吗？”玛丽娜问。

“我不知道！但是当他到达的时候，他要镜子，看谁回家了。”

## 玛丽娜·茨瓦塔耶娃

在每一行的奇怪音节中：她醒来  
如同一只海鸥，撕裂  
于天地之间。

我接受她，与她站在一起，面对面。  
——在这个梦里，她穿着裙子，  
像一只帆，在我身后跑，我停

她也停。她笑着，  
孩子一般自言自语：  
“灵魂=痛苦+其它所有一切。”

我笨拙地双膝跪下，  
不再争吵，  
我需要的只是一扇人间的窗户

在以我生命为屋顶的房间里。



## 玛丽娜·茨瓦塔耶娃

在我耳聋的第一年，我看见她与一个男人在一起。她戴着紫色围巾，半跳着舞，把他的头抱在手中，放在胸前。然后她开始唱歌。我聚精会神地观察她。我想象她的声音有桔子的味道；我爱上她的声音。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像个共谋犯一样发出矛盾的讯号。“别吃苹果核，”她威胁我，“吃了苹果核，树枝会长在你肚子里！”她摸我的耳朵，用手指抚摸。

我对她丈夫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在一辆开动的汽车上死于致命的心肌梗塞。她脸上没有抽缩，看着她的脸，我明白了悲痛的尊严。从葬礼上回来后，她脱下鞋子，赤脚走在雪地里。





## 赞美

……而有一天会有一些黄柠檬  
透过半开的大门朝我们闪烁  
这些金色的阳光号角  
在我们空旷的胸部  
倾吐他们的歌声。

——蒙塔莱



## 赞美

我们匆忙地离开敖德萨，忘了公寓前那只装满英语词典的箱子。我来到美国，没有带字典，但有几个词语存留下来：

**忘记：**光的动物。一只船抓住了风和船帆。

**过去：**手指来到水的边缘，举着灯盏。水可疑地冷。许多人站在岸上，最年轻的把帽子抛向空中。

**理性：**将我与疯狂隔绝的不是隔绝，真的不是。一个巨大的水族馆，装满了水草，乌龟，和金鱼。我看见闪光：移动，刻在额头上的名字。

**快速的笑：**她倾身过来，受骗了。我喝得太快。

**死：**进入我们的梦中，死者变成没有生命的物体：树枝，茶杯，门把。我醒来，渴望我也带着这般的清晰。

时间，我的孪生，拿去我的手  
穿过你城市的街道；  
我的日子，你的鸽子，在抢面包屑——

\*

一个女人在夜晚要我讲一个结局圆满的故事。  
我没有。一个难民，

回到家变成鬼  
寻找曾经住过的房子。他们说——

*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是一个王子  
同一个犹太女孩结婚*

*违背了教会的意愿和他父亲的  
父亲的父亲的意愿。失去了一切，*

渴望失去：地产，船舶，  
隐藏这个戒指（他的婚戒），这个戒指

我父亲交给我哥哥，然后拿走。又给他，  
然后拿走，匆忙地。在家庭相册里

我们端坐着  
如同学生服模特

而破坏，

像一堂讲座，被推迟。

然后母亲开始跳舞，重新排列  
这个梦。她的爱

很艰难；爱她却简单，如同把桑椹  
放入嘴里。

哥哥的头上：没有一丝  
白发，他唱歌，唱给他12个月大的儿子听。

而父亲唱歌，  
唱给6岁的哑默。

这就是我们如何生活在地球上，一群麻雀。  
黑暗，一个魔术师，在我们耳朵后面

找到栖身处。我们不知道生活是什么，  
谁给的，现实覆盖着厚厚的  
渴望。我们放在嘴唇上，  
饮下。

\*

我相信童年，一个数学试题的故土，  
归与不归，我看见——

岸边，绿树，一个男孩

从街上跑过，像一个迷路的神；

光线落下，触到他的肩。

记忆，一支古老的长笛，  
在雨中吹响，狗睡去，舌头

半悬在外面；  
生死之间二十年

我在哑默中穿行：1993 年来到美利坚。

\*

美利坚！我把这个字放在一张纸上，这是我的锁孔。  
我看见街道，商店，骑自行车的人，夹竹桃。

我打开一个公寓的窗户  
说：我曾经有过主人，他们在我之上呼啸，

*我们是谁？为什么在这里？*  
他们提的一盏灯笼仍然在我的睡眠中闪耀，

——在这个梦里：我父亲呼吸  
仿佛一次又一次点灯。记忆

启动旧引擎，开始移动，  
而我以为树木在移动。

沾了土的纸角上  
我的老师在行走，走出一个声音；

他在手掌上磨擦每个字：  
“手向泥土和碎玻璃学习，

你不能想出一首诗来，”他说，  
“要看光线硬化成字句。”

\*

我出生在一个以奥德修斯的名字命名的地方，  
我不赞美任何国家——

伴随着雪的节奏，  
一个移民的笨拙单词  
坠落成语言。

而你要  
一个结局圆满的故事。你的孤独

拉响了琴音。我坐在  
地板上，看你的嘴唇。

爱，一只腿的鸟，  
我幼时用四毛钱买回，然后放飞，



现在又回来了，我的灵魂在恣意煽动的羽毛中。  
哦鸟的语言

没有诉苦的词汇！——  
阳台，风。

这就是黑暗怎样用小指头  
画我的肖像，

我已学会像蒙塔莱那样看待过去，  
神的隐秘念头降落

在一个孩子的鼓点中  
穿过你，穿过我，穿过柠檬树。





# “当我失去听力，我便看见声音”

——伊利亚·卡明斯基诗选翻译笔记

明迪

When I lost my hearing, I began to see voices.

—— Ilya Kaminsky

伊利亚·卡明斯基的诗不需要翻译，阅读的时候，汉语一下子冲出来，在英文的字里行间跳动。但当我旅行归来后记录下这些汉语碎片时，突然发现它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流失了原有的色泽和节奏。我试图找回最初的感觉，无奈所剩不多。我怀疑那些乐感都流失在火车轮子的滚动和飞机翅膀的滑翔中了，抑或是一开始那种感觉就伴着旅行节奏而来，如今坐在平稳的家中已无法再体验。只有重读。重读时有一种东西扑面而来，只是我已无法转换在我的母语中与同胞分享，虽然我自己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

面对伊利亚，你会不相信他有33岁，一张娃娃脸，天真的眼睛。我忍不住问到：

“你是做什么的？”

他以非常东方的方式回答，“瞎混。”

“在哪里混？”

“圣地亚哥。”

“那你认识陈美玲？”

“我和她一起教书。”

“哦，你教写作啊！”

这是在南欧一个诗歌节的电脑室里。突然他在我刚打印出来的《瓷月亮 China Moon》背面写了一句话，“你先用中文写还是先用英文写的？”他低头写字时我看见他耳中的助听器，一阵心痛。我不知道他耳聋！这大概是他过去常用的方式——书面交谈。我不想谈自己，我对他有很多问题，比如敖德萨是什么样子？他的童年是怎样的？为什么要写诗？对“难民”身份有什么感受？怎样理解“流亡”？对生活本身有什么感受？但这些问题需要问吗，读他的诗就够了，我们了解一个诗人不就是通过阅读吗，比这更多的问题都能在诗中找到答案。

然而我找到的不是答案（我不需要答案），而是一种欣喜，愉悦，感动。

一个多月前，我突然得了“厌食症”，读什么都不感兴趣，我厌倦了悲痛的诗，极想看到新鲜的东西。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遇到了德国诗人杨·瓦格纳、乌克兰/美籍诗人卡明斯基等人，他们的诗正是我渴望读到的那一类。我不由自主地翻译，在汽车上，火车上，飞机上。这已成了一种习惯，见到喜欢的诗就想“分享”。他们不是国际大牌诗人，从未被译成汉语，但在我饥渴的时候带来雨露，这就足够了。

伊利亚·卡明斯基带给我的不仅仅是雨露，还有泪水。但不是悲痛的泪水。我说过我已厌倦了悲哀的诗。我盼望读到的正是这样悲而不哀、浓而不重的轻盈线条，如雨后的燕子在树间穿行。

斯特鲁加大桥上，我们坐成一长排，面对河水，小船，风，热情的读者。这是马其顿诗歌节标志性的朗诵地点，我和瓦格纳若无其事地聊天，无视这种时刻的严肃性。而当卡明斯基朗诵时，我突然震惊，那是一种嘶喊，第一声就喊出我的眼泪。一个无法正常听到声音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有多大，只有喊叫，否则别人会同他自己一样听不见。我被他的喊叫震撼得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伊利亚4岁时因医生误诊而失聪。在他的诗中，“医生”同“审判者”一起出现，但没有怨恨的字眼，他甚至可以说爱上医生的孙女，他接受命运如同我们每天接受阳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犹太博物馆，他第一次看见关于他母亲在集中营的照片和记录，有些震惊，但他并没有沉溺于“仇恨”。我知道在后屠杀年代很多犹太青年都不谈大屠杀，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连自己母亲的身世都不知道，于是忍不住又问，他说他父母对一个四岁的孩子能说什么呢？我突然想起他四岁后就再也听不见了。他在来美国之前从未戴过助听器，但他的童年是快乐的，他读童话故事，读巴别尔的小说，读布罗茨基的诗，他父亲认识很多诗人，包括布罗茨基，虽然他自己从未见过布罗茨基。来美国时他一句英文也不会说，罗

切斯特公立学校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补习班人数已满，于是他上正常班，学的第一首诗是史蒂文森的“十三种看黑鸟的方式”，他抱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查。他继续用俄语写诗。第二年他父亲突然去世，他无法用母语表达内心的感受，因为写诗对于他一直是一件隐私，他不想让家人和周围的人知道他写些什么，于是用英语写诗，一写就停不下来，从乔治城大学毕业后成为美国新罕普西尔州著名的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驻馆作家。他刚出道时很多人称他为神童，小布罗茨基，他说俄罗斯人对年龄有不同标准，他的中学同学16岁就可以结婚生孩子，某某诗人死于22岁，某某诗人死于26岁。《费城问询者报》称他的英语诗歌使英语为母语的美国人感到羞愧。他仍然用俄语写诗，但他不写“双语诗”，而是分开写。他也翻译，翻译经典俄语名诗或者同代俄语诗人的作品。

我也有个秘密：失忆症。那天晚上在电脑室我和瓦格纳等人一起读卡明斯基送的诗集，翻开第一页我就发现眼熟，“我读过他的诗”，我非常肯定地说。但后来我搜遍记忆也想不起什么时候读过的。我认识的人都认识他，但谁也不提醒我以前什么时候读过他的诗，后来我确定以前没有读过，但一拿起书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真是太奇怪了。在欧洲闲荡一个月的时候，从奥斯威辛到贝多芬故居，我没有联想到他。回到加州突然想起，于是一天之内一口气翻译了12首，“没有版权麻烦吧？”我问他。“没有，想译多少都可以！”我真的想一口气把这本诗集全部翻译出来。选出的12首诗是最简单的，最精彩的还没动：给曼德尔施塔姆的哀歌；纳塔

丽娅。他的下一部诗集是《聋子共和国》，童话诗，嘿，“有一个国家，在那里每一个人都是聋子”。

我写诗是为了抵抗失忆症，有时候写过几天后就不记得了。总有一天我会站在我爱的人面前而想不起他的名字。

卡明斯基为什么写诗呢？“因为停不下来。”他想不起来为什么或者怎样开始写诗的，只知道现在停不下来。用英语写作是个偶然，“是一种无理性的美丽的自由”。

我被他的诗所吸引还有一个原因。我在写一些回忆故乡和童年的诗，但我发现很多细节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母亲大串联从新疆带回的葡萄干，红卫兵占领了大礼堂，窗口里伸出的枪支，教学楼全部变为城堡，下放，回城，少年文化宫的演出，小提琴，芭蕾舞鞋，英语词典，母亲从江汉路外文书店买回的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

敖德萨是一个海港城市，有鸽子和乌鸦，有剧院和音乐厅，每一个人都喜欢跳舞，有西红柿和烤鱼。

伊利亚·卡明斯基的父亲维克特有一段童年传奇。他父亲（伊利亚的爷爷）被斯大林镇压枪毙了，他母亲（伊利亚的奶奶）被判刑20年，遣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古拉格）挤牛奶，维克特被送到孤儿院，维克特的奶奶从一列一列火车顶上跳过，穿过大半个俄国，把一岁的维克

特从孤儿院里“偷”了出来。维克特后来成为成功的商人，很富有，乌克兰经济萧条后却破产，又遇到“排犹”，于是把全家弄到美国。

对于诗人卡明斯基来说，流亡意味着什么呢？他说他完全同意我列举的布罗茨基等人对“流亡作家”的嘲笑，他说他最看不起“自我怜悯”，我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因1989而定居海外的中国人当年做了件多么可笑的事情，20年来我一边嘲笑一边哭泣，矛盾至极，我有两个祖国等于一个也没有，我有两个语言最终都失去了，到头来“流亡”于自我。他说流亡其实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可以使自己回头看过去，以一个新的距离来审视自己。他说他是“苏联犹太人”，但既不认同苏联，也不信犹太教，“犹太”对他来说是一种文化，包括巴别尔，卡夫卡，辛格尔等等在内的文化，他的文学传统包罗万象，有普希金，也有贺拉斯，维吉尔，莎士比亚，有雪莱，拜伦，也有狄金森，惠特曼，当然有荷马，但丁，俄罗斯白银诗人更不用提了，甚至连东方诗人也包括在内，曼德尔施塔姆的阿克梅派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世界文化”的追求。他很反感被标为“俄国诗人”或“移民诗人”，甚至连“美国诗人”都不喜欢，他说他首先是一个“人”。我说在汉语里这不是问题，我们可以说某某是俄语诗人，德语诗人，汉语诗人，只提语言，不提国籍。他说语言不过是一种工具，载体，他写诗不是用语言，而是借用语言。我想起大约两个月前我对诗人冷霜说过同样的话，冷霜立刻纠正我，“语言不是工具”，我想这个话题太大，一时半会争论不完。卡

明斯基曾经在一个访谈里说，诗歌超越一切语言。但如何超越，是我正在琢磨的问题。

第一首《作者的祷告》是卡明斯基的诗歌宣言，“我必须赞美 / 最黑暗的日子”。他赞美失去听力，赞美失去祖国，赞美睡眠，赞美活着，“谁知道自己明天能否醒来？”他不知道失去听力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有听力意味着什么，但他知道活着是多么快乐。他不同于贝多芬，他四岁就失去了听力，他用一种他没有听过的语言写作，写得恣意妄为，肆无忌惮。他说美国人都怎么了，为什么只写愤怒的诗，悲哀的诗，生活这么美好，他要“见证”活着的快乐，要随着内心的音乐而舞蹈，而且要瞎跳，要调皮捣蛋。

为什么他喜欢重复标题，因为他跳的是双人舞，与另一个自己。他将诗与散文穿插在一起，让诗与散文对话。他不用“散文诗”这个词，散文就是散文，他偏要写散文，他把街头用语，甚至菜谱都写进诗集里，气死“正统”诗人。但他是少有的年纪轻轻就享受最大荣誉的诗人。而你如果见到他又会觉得他极其普通，一个大孩子而已，充满阳光的笑容。

这个大孩子有着比常人更孤独的童年，但孤独在他记忆里也成了一种美好。“一个耳聋的男孩数着邻居后院里有多少只鸟，然后造出一个四位数号码。他拨打这个号码，在线路上对着声音表白他的爱。”声音，多么神奇的东西，鸣响四年之后嘎然而止，世界从此只有黑白之分，“乌鸦和鸽子”。但不久之后，乌鸦和鸽子飞出一

些彩色线条。上个月在贝多芬故居的多媒体音乐室，看见交响乐作品被影像呈现出来，一阵惊喜。回想那些跳动的光线，我突然明白卡明斯基在失去听力之后是如何“看见”声音的。千万不要以为一个聋子的诗不会有乐感，恰恰相反，他的诗每一句都如同直接从琴上流出，而翻译中流失最多的却又正是诗的音乐性。

2010年9月洛杉矶

后记：这篇翻译笔记以及文中提到的12首诗发表于《诗林》2010年12月第6期。

《舞在敖德萨》译完之后，因忙于《事物之书》等诗集的翻译，而无暇专门写译后记，谨以这篇较早的翻译笔记代替。

笔记贴于博客后，曾受到诗人朋友对“卡氏”“犹太文化”和“世界语”的批评，于是我在《汉诗》季刊约稿并刊登于2011年第2期的卡明斯基专辑访谈中，专门提到相关的问题，卡明斯基作出了精彩而具有启发性的回答（参见访谈）。



# “我没住在俄罗斯，而是住在童年”

——伊利亚·卡明斯基访谈

明迪访/译

**明迪：**昨天与尼古拉一起离开圣莫尼卡海滩时，你说“我喜欢美国，但我不喜欢它对其它国家的所为。”当时我开车，没接茬，但你说的我有同感。我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很复杂的感情。“国家”，“家”，“故乡”，“母语”……你对这些有什么感触？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伊利亚·卡明斯基：**美国是现代罗马帝国，这是众所周知的。

罗马当地人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可以享受文化，有足够的食物，但这些都是基于征服其它国家、领域、和其他种族。

罗马帝国产生了对现代文明具有宝贵价值的许多东西，但建立在其它国家要付出什么代价的基础上呢？

这是所有今天生活在美国的人都应该问的问题，尤其是作家。

为什么是作家呢？答案在保罗·策兰和 B·布莱希特的作品里，没读过的人请别耽误时间看这个访谈，赶快去图书馆找 C 和 B 字母开头的书架。就像米沃什说过的，作家是隐形书记员，真理的书记员，美的书记员，无论你怎样去定义这些含混的概念都可以。

什么是美？难道毛不写诗吗？斯大林不写吗？希特勒不是画家吗？约瑟夫·布罗茨基曾经说过，“他们的制人名单，长过他们的阅读清单。”任何阅读和写作的人都应该尝试看清他们生活、缴税、居住的世界。陀斯妥耶夫斯基说过，不是所有人都有罪，但每个人都有责任。

至于我此时对居住于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有何感觉，我有一首诗可以作出更准确的回答：

### 战争年代我们生活很幸福

他们轰炸别人的房屋，我们

抗议

但还不够，我们反对，但还

不够。我躺在  
床上，床的周围，美国

正在下坠：看不见的房子连着看不见的房子连着看不见的房子。

我端把椅子到外面，看太阳，  
这是第六个月了  
灾难性的政权在金钱屋子

金钱街道金钱城市里，在金钱国家  
里，  
我们伟大的金钱国家，我们（请原谅  
我们）

幸福地生活，在战争期间。

别误会我的意思，从更深的层面来说，美国可以是一个极其慷慨、善意、美丽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闭上眼睛，无视它给世界带来的巨大黑暗。

什么是故乡？答案：我的感觉是，我没住在俄罗斯，而是住在童年。

我现在住在美国吗？不是，我住在我家。

什么是公民？作家期盼的公民身份是，对我来说，其他作家包括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奥维德，奥登，李白，维庸，狄金森，巴列霍，小林一茶，卡瓦菲斯等等。这些人的声音使生活变得有趣，起码对我来说，这些是心灵渴望的声音。

你看得出来，回答这些问题让我挣扎了一番。这也许是因为我成长于俄罗斯诗歌传统，涅克拉索夫有一句名言：“一个人或许可以成为诗人，但必须首先是公民。”

而且，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也许可以综合一下我的回答：我宁愿做童年的公民。我宁愿做语言的公民，这个语言是我身边能听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是英语）。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公民就不关心“真理”与“美”这类的事物，这仅仅意味着我宣布效忠于天空，大地，自然元素，和我的邻居，过去和现在生活在这些元素中的邻居。“公民”是一个美丽的词语（什么词语不美呢？）。这是指地球的公民。作为一个移民，我没有其它答复。

**明：**我完全同意你的公民概念。请允许我过渡到“流亡”。上个世纪的诗歌与文学中有“流亡”这样一个重要主题，这也是许多犹太背景的作家常常涉及的题材。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个话题，但我一直很想知道你的个人感受，以及你的想法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个人从未自认为“流亡”，尽管我决定留在美国是因为1989引起的。我对人类“文明”初始以来作为人类生存状态的“流亡”更感兴趣。我也很关注并好奇于犹太人和阿

拉伯世界永无休止的纷争，而且犹太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西方世界。能否请你就这个敏感话题谈谈你的真实感受和内心的想法（即使政治不正确）？

**伊：**对我而言，犹太教是一种文化状态，而不是一个宗教状态。这个文化包括肖洛姆·阿来赫姆，伊萨克·巴别尔，艾·巴·辛格和无数其他人。虽然我认为自己是个信徒，但我不相信集体祷告，任何有组织的宗教及其教条都与我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存无关。

你无法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中使“他者”流亡。你无法在美国这样一个存在种族歧视的国家里让黑人流亡。同样，你无法在俄罗斯让犹太人流亡。很简单，因为他们已经是“他者”。我并没有生长在一个宗教家庭里，直到有人朝我脸上打了一拳说：“肮脏的犹太佬”，我才发现自己是犹太人。我这样说并不抱怨什么，这只是我生活中的一个事实。而流亡是一个关于人类总体状态的词语，是的，当我在海边，或在卖西红柿、苹果、梨以及卖鱼的市场，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当我在拥挤的火车上我有在家里的感觉，当我在深更半夜里声嘶力竭地念诗时，我感到在家里，我的猫聚集在我身边，好像在安慰我，我困倦的妻子从另一个房间大声喊道：“卡明斯基，闭嘴！”是的，这就是家。“家”同“流亡”一样是一个有趣的词语，我更喜欢关注于这个词的语义变化以及各式变种，它不多愁善感，而是允许世界进入人类的声音。我没有兴趣从他者的世界中撤回。人类是宝贵的。

**明：**尼古拉·马兹诺夫昨天说，如果用英语写他的童年，他会觉得是背叛自己，他必须用马其顿语来写。我对用什么语言倒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尤其是，我常不自觉地用英语来回头思考过去。但我仍然用中文写作，只不过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诗歌的微妙之处只能以母语来表现。但伊利亚，你可以用英语理性地思考，疯狂地幻想，有说服力地阐述，你的诗证明了这一点。你在什么情况下用英语，什么情况下用俄语？什么因素让你决定使用什么语言？你有没有害怕过会失去俄语？我的意思是失去用俄语写诗的能力。除了个人抱负，读者市场，以及最初你父亲过世时你需要换一种语言写作这个初始原因之外，还有什么其它因素？或者，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诗人都在寻找一种世界语？你编辑一本国际诗刊，你对其它国家的诗歌状况很了解，你认为如果我们大家都用同一种语言写作是否会更加相互理解？或者反过来，我们都用不同的独特的语言才会更加相互理解？

**伊：**我目前的英语写作与个人抱负无关。我父亲 1994 年去世时，我才十七岁。用他教我的语言来写关于他死亡的诗，为之写出“美丽“的韵律，感觉不对。同时我也知道这样的事情会伤害我的家人，并不是说我的家人反对过我的写作，事实上他们都非常支持，但用某个人的温暖气息来写出一种气息，而这个人就在几天或几星期之前还在我旁边，现在却只是纸，笔，韵，这样做我感到是一种背叛。

感觉不对。

但我的身体、我的嘴、我的手指、我的日子都要求我去写。而英语就在那里，在我周围，是我当时正在学的一门语言，是我每天走在街上、去学校、去杂货店等等度过一天光阴必须使用的一种语言，所以不知不觉地，无意识地，关于我父亲的诗以英语的形式出现在我嘴唇上，我将意象和声音记录在餐巾纸上，汽车票上，牛奶和面包的收据上。

我的英语写作就是这样开始的，然后我意识到，这给了我继续同父亲讲话的最后一个机会——这是一种私人语言，是我的家人都不懂的语言，是我一边使用一边制造的语言，是我的词语世界，我可以同一位已经去世的人讲话，就仿佛这语言给了他声音，哪怕只是片刻，那种不同现实与我同在，与我们同在。

这是一种美丽的自由。仍然是。

至于你的其它问题——

对我来说，用什么语言写作，从来就没有选择。如果必须做出选择的话，那么以我的经验来看，这种语言就会是非自然的。它必须是我周围的语言，我可以在街上、在人群中、在报纸上、在邻居的互相喊叫中、在我妻子对我那些猫说话的耳语中、在我所知道的整个世界里听得到。这是我回应那个世界的语言。

用俄语写作的话，我必须回到俄罗斯。

而且，我希望某一天会实现，至少需要几年吧。那样就太美妙了，我期待着。

当然，俄语仍然是我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这是我同我母亲、我哥哥、我侄子们说话的语言。这是我记忆的语言，童年的语言。

英语是我妻子的语言，爱的语言，友谊的语言，成年的语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自由流动的语言，我在街上听到的语言。

这些与抱负没有一点关系。

抒情诗人不期望有太多的听众。我的听众包括我佩服的过世诗人，我写诗是为了莎士比亚，但丁，奥维德，曼德尔斯塔姆，萨福，王维，当然还有写出《吉尔伽美什》的作者。是他们坐在我想象的前排。我并不向过去鞠躬，而是把他们邀请到未来，告诉他们怎样活在我生活的年代。这样的对话（绝对不是崇拜，我们常常互相扇耳光！）对于一个抒情诗人的成长是必要的。

如果这是抱负，那么，就算我有抱负吧。

至于读者——嗯，我觉得抒情诗人是非常私人性的，只有在隐秘状况下磨练出一种语言，有趣，魔幻，私人性但同时又针对众多的人，其作品才会成为伟大的诗歌。



**明：**你对当代中国诗歌了解不少，那么你一定也知道中国诗人所受过的影响——西方文学传统中，俄罗斯诗歌的影响很大，至今中国诗人还在谈论白银诗人。你能否介绍一下当下杰出的俄语诗人，以及乌克兰的诗歌状况？你如何与家乡的同代诗人保持接触？我记得你说过你不想作为观光客回去，现在你已经通过诗歌作品回去了，对吧？你的诗歌已被译成俄语。乌克兰当代诗人把你认作他们中的一员吗？还是认为你写的不同呢？有什么不同？

**伊：**在我看来，今天的俄罗斯诗歌不如白银时代强，然而，仍然有许多很棒的诗人。70年代和80年代有一些很好的诗人，当然包括布罗茨基，但还有 Lev Loseff, Elena Shvarts, Sapgir, Prigov, Rein, Zhdanov，以及其他诗人。

除了 Rein 和 Zhdanov，其他诗人都在近几年去世，但还有些相对而言比较新的诗人，比如 Gandelsman。有一个很好的网站，[www.vavilon.ru](http://www.vavilon.ru)，你可以从那里看到很多当代俄罗斯的诗歌新人。

至于乌克兰和贝拉鲁斯，那里有一个真正的新浪潮，举例来说有这样一些作者，比如 Zabuzhko, Andrukhovich, Bondar, Zhdan, Lysheha 等等。贝拉鲁斯当代诗歌中最亮的一颗星是 Valzhyna Mort，她的新书最近译成英文了，《泪水工厂》，简直是奇迹——生动，有力，强劲。这是将来会进入并改变世界文学的声音之一。

至于我在这些语言中的存在：我目前用英文书写。我的诗已被译成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俄语世界有文章谈到俄罗斯侨民有可能存在于俄语之中，当然，也在之外。这些事情让批评家去说。我自己嘛，我更喜欢写诗。

俄罗斯文学，我成长于其中，是我童年的文学。没有人可以把它拿走。它是我与之为生的诗的语言。

乌克兰文学，我一直热爱，一直带着好奇和兴趣看待。它是我的出生地语言。

至于我出生的国家，它已不存在。

回答你的其它问题：

我不觉得中国作家对其它国家的文学感兴趣有什么不寻常。诗歌不可能在不与其它诗学、其它比喻方式、声音、意象、修辞游戏等交流的状态下成长。文学在影响下繁荣。北岛的作品显然受到曼德尔施塔姆和巴列霍的影响，曼德尔斯塔姆受希腊和但丁的影响，但丁受罗马诗人、当然还有《圣经》的影响。《圣经》也影响过惠特曼，惠特曼又影响了阿波利奈尔，米沃什，萨拉门，华拉赫，以及无数人。是的，庞德反惠特曼，跑去研究中国传统。庞德以他的文化旅游主义犯下无数令人尴尬的错误，但他对于“他者”的狂热激情拓展了他自身语言的传统。这个名单列表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延伸下去，时间上，地理上，甚至性别或人类存在的其它方

面。人们喜欢八卦他们的邻居，抄袭他人的窗帘式样、食品配方、除草机。文学没有什么两样，生活着，呼吸着，联轴茁壮成长着。文学是情色、狂欢、神经质，从不安之中诞生美。

当然，没有一个笼统的毫无色彩的“国际”诗歌——每一个诗歌传统都以不同的方式去接近音乐，音调，意象，等等。然而与其它文学的对话可以使一个作家停止照镜子而打开窗户。一个人的心智也是这样成长的。

**明：**我在前面问题里用到“西方”这个词，但我意识到有不同的方法来界定“东”“西”。传统上，我们从地理意义上来定义这些词，但中国、前苏联和马其顿（前南斯拉夫）有着某些共同的意识形态，海琳娜来自法国，法国在1871年有过巴黎公社。我们四人来自四个不同国家，一起坐在圣莫尼卡的一家餐厅里，我很高兴与你们在一起，因为我们共有同一个护照，诗歌。但在“共同”之中又有许多深浅不同的颜色，其中有些可以用来定义某种集体“文化标识”或某种国家/民族传统。是的，你的声音很“俄罗斯”——昨天又听到你朗诵很开心。对你来说，相对于保持个人声音，延续某种传统是否非常重要？比起其他诗人来，你更喜欢在诗中确认文学祖先。在美国，你有一种美国化的俄罗斯风格，独特而新鲜。但你是否有时会尽力疏离你的“传统”，甚至疏离你已建立的个人风格？你是否会将每一首诗作为一个新的开端？或者，保持某种“印记”很重要？

**伊：**我不从“传统”着眼。我与我热爱的每一首诗、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声音都有一种个人关系。就像婚姻。我们争论，以喊叫、热吻、共寝的方式争论。是的，有时候我受不了帕斯捷尔纳克。我朝他以及他的自恋主义“呸”一口，有时候我扯起嗓门背诵他的诗，长达数小时。对其他我已进入或已进入我的诗人或诗，也是如此。是的，我喜欢与文学建立情色当然也是狂欢的关系。

至于朗诵风格，我不大多想。任何一个不懂俄语和英语的人，到 [youtube.com](http://youtube.com) 去听一下庞德或叶芝的朗诵录音，以及布罗茨基或其他俄罗斯诗人的朗诵录音，一定会在他们的传统、他们的声音之间找出一种差异。当然，有非常微妙的差别，非常具体的好奇之处，陌生感，但在一天结束后，是一个赤裸裸的人的声音站在时间的森林中，对我们说话，有关纯粹的存在。这就是：抒情。

**明：**我佩服你辩论时的激情和抒情，这对我来说就很俄罗斯，这也是俄罗斯音乐中贯穿的东西。我并不是要将你脸谱化，实际上这是我识别和捕捉细微差别的方式。别的不说，至少你有一种许多美国诗人所没有的东西。对了，美国诗歌中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伊：**：审美上的多样化和不安分。

**明：**你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如果有的话）？

**伊：**许多当代诗人缺乏基本教育。这种情况并不是不常见，比如你同一位很有名的当代诗人聊天，对方会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说：“我从没有读过歌德，我为此而自豪。”我认为这样不好。我认为无知不好。我对各种意见和判断都持开放态度，唯独对无知例外。

**明：**这使你感到困扰吗？

**伊：**困扰？不，我感到无聊。无知是件很无聊的事。

**明：**你能做些什么改变一下呢？

**伊：**我告诉人们，诗歌要求的远远多于在诗中模仿单口相声。外面有一个美丽的巨大的世界，美国诗人睁开眼睛看看它究竟是什么样子会使自己写得更好。

**明：**或者，你真的认为你可以改变什么？

**伊：**（社会）需要抒情诗人做活动家。同时，作为一个人，也有谈话交流的渴望。

**明：**从你自己来说，完成《聋子共和国》之后，你打算做什么？

**伊：**我不以诗集来考虑我的诗，《聋子共和国》与《舞在敖德萨》紧密相关，下一本诗集也是如此，这是一生的旅途。

**明：**你怎样将个人经历与对生命对人生更宏大的视野联系起来？

**伊：**老实说，我不把它们分开。20 世纪末一位有趣的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认为精神生活与和社会生活是不分离的。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有吸引力。但是对于我，这并不是来自于列维纳斯，而是来自于更早的先知，比如以赛亚。我不相信他们的教条，但我觉得他们在世上寻找正义的那种野生的精神需求非常美好。

**明：**诗歌有什么东西对你具有最大吸引力并能够让你继续写下去？

**伊：**诗歌能够让我感觉还活着。语言是一种野性情色的狂欢活动。

**明：**诗歌到底能做什么呢？

**伊：**我不对诗歌发表野性宣言。但如果它救过一个人——在这里指我——当然——到底……——它就能救其他人。诗是一种艺术，教人去注意世界。而且，正如保罗·策兰说过：关注是人类灵魂的自然祈祷。

这一点很有趣。

不过，对我来说，诗歌不仅仅是一个孤独寻求者的一种安静的活动，它也是一种感官活动，通过藏在语言中的

感官去疯狂地发现世界。洛尔迦曾说，诗人是身体感官之师。

我发现这一点在我生活中很真实。.

不过，诗人绝不是一个理想的人。我们偶尔看到一线光，在一首诗中，在一句诗行中，在两个词语的结合中，甚至在两个字母中，也许，然后——然后——然后——那一刻消失了。是的，消失了。我们又看到眼前的空白纸页。我们没有任何答案。诗人不知道真相，但去寻找，拼命地，也许，热情地，当然，欣喜地，是的，寻找一首诗，一个词语，一个意象，让世界更清晰，哪怕只一小会儿。

2011年4月16日美国加州







## 评论摘要

我很高兴有这样一本让我产生强烈感觉的手稿，诗中具有如此深的音乐。我爱它。

——美国女诗人、《美国诗歌评论》编辑、麦卡瑟天才奖得主、Dorset 诗歌奖 2002 年评委依雷诺·维尔讷

这是一本非同寻常的书，自己来到这世界，宣告一位新的大天才向俄罗斯过去的伟大诗歌声音致敬，这本书使伊利亚·卡明斯基获得全国认可，为他赢得声望极高的诗歌奖，以及一群崇拜者。借《舞在敖德萨》再版机会，我想再一次表达当它第一次出现时我有幸成为助产师的喜悦。

——同上

《舞在敖德萨》具有一种魔幻风格，是夏尔加的文学翻版，引力学被悬空，色彩被重新分配，使得日常现实更加难以磨灭。这位年轻诗人为英语带来了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以及茨维塔耶娃的遗产，但同时他的诗歌语言同明天的广告用语一样新鲜，同民间音乐一样令人感到熟悉。卡明斯基的想象力是如此具有蜕变性，令我们的共振带有同等的悲伤与欣喜。

——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 2005 年 Metcalf 奖授奖辞

充满激情，勇敢地哭笑，直接，令人意外，伊利亚·卡明斯基的诗具有辉煌的起伏和壮丽的空间。

——美国前桂冠诗人罗伯特·品斯基

《舞在敖德萨》在两个标志下诞生——记忆和狂欢。伊利亚·卡明斯基像一名熟练的花园园丁——把俄罗斯新文学传统嫁接到美国的诗歌与遗忘之树上。这本书如同春天的新叶一样清新。

——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这是卡明斯基的第一本诗集。27岁就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声音。同他之前的约瑟夫·布罗茨基一样，卡明斯基好得可怕，又一位来自前苏联的诗人，拾起英语，使我们母语者感到羞愧……读这本书似乎只需要5分钟，当我再次打开时，还没准备好就读完了。读这本书就是这么具有强制性和推进性。它把你卷进一个新鲜而美妙的诗人创造的世界。

——《费城询问者报》著名编辑约翰·丁潘

偶尔一次，如果你幸运的话，你会读到一位诗人，他的诗如此超现实，如此摄人心魄，节奏如此具有音乐性，你希望它们进入你身体，随着你的呼吸而起伏——那些意象相对于你自己的经验来说无论多么异化都进入

了你的大脑并固定在里面，永久性地改变了你对世界的认识。伊利亚·卡明斯基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他的第一本书，舞在敖德萨，爆发出这样的诗篇。

——美国新罕普西尔州前桂冠诗人帕翠夏·法格诺丽

《舞在敖德萨》是与旧城记忆的一次丰盛而有反响的舞蹈——而记忆本身：带有孩童签名的信件，桑果，一页纸的天空。

——加州桂冠诗人、南加加大学女教授卡罗·穆斯克·杜克斯发表于洛杉矶时报的评论

卡明斯基不仅仅是具有希望的诗人，而是一个希望已经实现的诗人，我敬畏他的天赋。

——美国著名女诗人卡罗琳·佛策

《音乐疗法》是如此的荣耀，人类心灵所有的深度和外延性都被音乐和语言织成可见的存在物。这本书我真希望是我写的，书中充满了哭泣，欢笑，掌声，和嚎叫。它们深入到人类的集体想象力中，唤起我们当下的深重命运感。我会一再阅读。

——美籍华裔诗人李力扬

卡明斯基从最深刻的意义上回答了曼德尔施塔姆有关诗歌必须融入人类世界的诉求——这一点逐渐被技术与观念冰冻——必须以“技术热度”来人性化处理。所有非人类或超人类的对于纯洁的幻想，对于他来说都是陌生的。这本小诗册的拉丁文书名的形容词\*带着希望和实现在这里出现。蒙塔莱会发现这种语气上的复杂性有许多可赞美之处，而且确实会承认这个年轻诗人的童年景象招魂术弥漫着美丽与威胁。（卡明斯基）在第一首诗中写道：“诗歌就是自我——而我抗拒/这个自我”。这个诗意的“我”所呈现出来的令人愉悦的难度是美国诗歌中的一份伟大礼物。

——波兰青年女诗人、赫伯特译者艾莉莎·瓦列斯

\*《音乐疗法》的原文是 *Musica Humana*，拉丁文 *humana* 的原始意义是“人类的”。（译注）

世界舞台上极少数极具有潜力的诗人之一，在美国诗歌界已起到离心力作用，伊利亚·卡明斯基带着伟大的俄罗斯传统力量和明显的将被认可的潜力，在这个诗歌在公众眼里一片沉寂的时代，他将是迎面而来的新时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作为诗人和诗歌推动者，他的罕见能量和智慧渗透于他的认真，他丰富的诗歌，和他令人难忘的、极具有个性的朗诵中。

——英国青年诗人、《凌晨三点》网刊主编 SJ 佛乐



伊利亚·卡明斯基（中）与德国诗人杨·瓦格纳和马其顿诗人尼古拉·马兹诺夫，2010年8月于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期间，明迪 摄

#### 译者简介：

明迪，美籍华裔诗人，翻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诗集有《明迪诗选》（长江文艺），《和弦分解》（海南出版社）。译有《哈金诗选》（新诗丛刊，2009），《在他乡写作》（台湾联经，2010），《错过的时光》（台湾联经，2011）。

